



採訪—編輯部

カトリック伝道者の民族言語による伝道と振興の道のり
The History of Catholic Missionaries Being Devoted to Preaching
in Aboriginal Languages and Revitalizing Aboriginal Languages

天主教傳教人員投入族語傳道 與振興的歷程

在台灣有許多原鄉部落，我們會發現天主教外籍神父的身影。他們為了宣揚基督宗教遠渡重洋來到台灣，許多人一待就是數十年，有的在最深遠的山區部落，有的是在面臨太平洋的海濱。即便有著不同的膚色，或是用帶著腔調的族語與人交談，但是他們與族人們的相處總是和藹與親切。他們可以細數每一戶人家的生活點滴，也樂於共同體驗部落生活中的各項活動；當許多族人為了工作離開家鄉到外地發展，但神父們仍留在那裡陪伴也照顧著部落裡的長者與孩童。

有的神父為了讓族人們能夠理解聖經所傳述的道理與訊息，用羅馬拼音文字，一字一句地翻譯成原住民族語言，不僅讓族人們能學會看懂經文，也能夠獨自閱讀而進入聖經的各篇章中。「學會閱讀」這件事為原本與文字脫節的部落長者們開了一扇認識基督世界的窗，尤其是虔誠的年長信徒們，會常常在鼻樑上掛著老花眼鏡，手持著聖經字字句句地翻看著。

不過，也就因為許多族人離開部落，脫離了族語環境，以及華語藉由教育及傳播媒體的強勢影響，許多中生代族人的族語能力已經漸趨弱化，而新生代甚而無法聽講族語。在面對此一景況，與族人們長久相處的神父相信也心有所感，而他們在主日彌撒時的語言使用也正可反映教友們族語能力，這也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主題。

藉由訪問曾在尖石鄉傳教長達15年，目前在輔仁大學台灣原住民神學研究中心的丁立偉神父，由他的所見以及想法讓我們從外籍神父的角度來談談天主教在原鄉的族語傳教。

禮儀本位化 讓族語在教會紮根

丁立偉神父傳道15年來，走遍了新竹縣尖石鄉的前山與後山各個泰雅族部落。也因為與族人們的深刻互動，深深感受到在尖石鄉前山



白冷會于惠霖神父與小港天主堂原住民教友。(圖片提供：白冷會)



修女帶領兒童道理班。(圖片提供：詹端慧)

年輕族人的族語能力，逐漸弱於後山的年輕族人，他認為在後山的泰雅族家長仍常以族語與子女對話是讓後山的族語能夠持續下去的主要原因。

對於泰雅語的流失，丁神父同樣覺得可惜，畢竟族語是千百年來泰雅族的祖先們所流傳下來的智慧。因此，過去在尖石鄉內天主堂進行的每堂彌撒中，丁神父不僅讓泰雅族教友在儀式過程中的應答與獻唱詩歌時使用族語，而且即使他無法全程用泰雅語進行講道，他也會特別在講道過程中，刻意使用他所學會的泰雅語，並用泰雅語來說「我們一起來禱告」或用泰雅語來說「神」、「天主」等，讓泰雅族教友更感到親切。

本位化禮儀使用母語是很重要的事，除有助溝通外，也能讓族人感受傳統文化神聖的氛圍。丁神父說道：「台灣原住民地區早期的彌撒經文以拉丁文為主，其次是中文，教友對其中的涵義似懂非懂，甚至完全不了解。經過數

許多天主教外籍神父為了宣揚基督宗教遠渡重洋，落腳台灣的原住民部落。當許多族人為了工作離開家鄉到外地發展，神父們仍留在那裡陪伴也照顧著部落裡的長者與孩童。為了讓族人們能夠理解聖經所傳述的道理與訊息，更用羅馬拼音文字，一字一句地翻譯成原住民族語言。





天主教的本土化以及重視多元文化的態度，讓族語能在彌撒儀式中被多元地呈現。在都會的天主教堂顧及原住民教友的需求，另安排族語彌撒時間。族人湧入教堂中，不僅是為了心中所信奉的天主教，也為了讓平日無法暢所欲言的族語，能夠在與族人們難得聚會的時候，好好寒暄並互道平安。



十年的努力，原住民各族的母語聖經、彌撒經本及歌本均陸續出版。」

天主教會推行禮儀本位化的目標，影響教會在原住民地區傳教工作最鉅。在原住民宣教工作上，除了將禮儀經本與聖經從拉丁文翻譯為本地語言，另則是更深入了解原住民部落文化，許多傳教士也因此藉由人類學以及語言學的方法進行了許多研究。

1970至1980年代，台灣天主教會對原住民另一個重要優先工作，是對遷移到西部都會工業區天主教徒的牧靈關懷。1986年顧向前神父在泰山本篤會會院設立「花蓮教區旅北山地信友聯絡處」，帶領花東地區旅北原住民牧靈工作。1974年，花蓮教區派遣白冷會傳教士郝道永（Friedrich Hort）神父到高雄市負責花東旅南原住民教友，1980年開始，小港天主堂成立「花蓮教區旅高山地信友聯絡處」。

由此可知天主教會在原住民宣教工作上，對於族語以及文化上的接納與支持態度，而此也促使早期天主教會在族人聚集堂口多以族語進行儀式，亦不禁止族人參與部落祭儀活動。不過，族語在天主教堂的使用，在面臨語言流失的狀況下，亦反映在能否持續族語講道的變化上。

族語傳道需賴原住民神父的自覺與學習

提到在花東地區有許多老一代的外籍神父，會使用原住民族語進行彌撒禮儀，丁神父認為他們與部落族人幾十年的相處，不僅已能充分掌握原住民族語言，也投入了聖經經文的翻譯工作。不過目前來自越南或是韓國的年輕外籍神父可能學習族語的時間尚不足夠，所以無法以族語進行傳道。

由於天主教會神職人員須遵守較嚴格的規律，是以尊重投入神職工作者聖召的意願，並無特別針對原住民神職人員進行培育，也就缺少培育其在族語及文化上的能力與知識，而此皆須仰



溫安東神父推動的母語培訓班。(圖片提供：詹婉慧)



小朋友向神父辨告解。(圖片提供：詹煒慧)

賴原住民神職人員的自覺與學習。且在天主教台灣主教區中只有部分神父是原住民，即使是原住民神父，其也未必可用流利的族語進行講道，甚而有一部分原住民神父是不會講族語的，當然也無法要求他們用族語進行天主教的彌撒禮儀。

雖然有些天主教神父無法用族語進行傳道，或是可以使用族語但並不流利，不過，在教堂中會由虔誠的族人教友擔任的傳道員協助神父進行族語翻譯。丁神父也特別說到，目前在學校的族語老師或是編輯教材的委員有許多是原住民傳道員，可以顯見他們在族語能力上的專業。

族語傳道 教會態度折衷

對於原住民教會是否應用族語進行傳道，天主教會採取較為折衷的態度。族語仍是重要的，不過如何讓教友在教堂彌撒中得到聖經的道，同樣也神父所關心的一件事。丁神父認為：「天主教會建議在原住民部落傳道的神父，要多了解原住民族的語言及文化，並藉由族人教友所熟悉的文化內容來詮釋聖經經文，讓族人教友更容易理解聖經裡所講的道理，也

可拉近與族人間的距離。如泰雅族的GAGA禁忌與規範，也可以解釋聖經中的某些道理，神父應該要懂得善用。」

對於族語的流失是否也會對文化的傳承產生影響，丁神父反而並不表示悲觀。他認為文化所蘊藏的傳統智慧，在經過不斷地述說仍舊可以保存，讓後輩族人遵循與傳述。因此，要保存語言固然重要，但是藉由語言所乘載的傳統智慧與知識，即使少了語言工具，也應該可以用別的方式保留並傳承下去。如同印第安人的案例，即使語言已經消失了，但是印第安人仍沒有忘記文化的精隨。拉丁語雖然已經沒有人在使用，但是拉丁文對天主教會甚而西方知識的影響力仍然存在。

多元語言教會 呈現天主教豐富文化面貌

丁神父另特別提到天主教的本位化以及重視多元文化的態度，讓族語也能在正式的彌撒儀式中被多元地呈現。在都會的天主教堂，雖然無法全然用族語進行講道，不過仍會為了顧及原住民教友的需求，每週另安排族語彌撒時間，由族人們用族語進行應答、獻詩與獻唱，或是在每月的某一週安排族語彌撒。也或者是在彌撒過程中，安排讓不同民族身分的教友們，用不同語言進行獻詩及獻唱，而成為多語言的教堂彌撒。因此，每每到了特別安排的族語彌撒時間，族人們就會湧入教堂中，不僅是為了心中所信奉的天主教，也為了讓平日無法暢所欲言的族語，能夠在與族人們難得聚會的時候，好好寒暄並互道平安。

最後，他認為文化是變動的，天主教會的神父們會學習保存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中好的元素，讓這些文化元素透過傳道的過程中，也傳遞給族人教友，讓良善美德也能藉由天主教會的力量傳承下去，這是神父們樂於推動的一件事，也是使命。◆